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四冊目次

明史竊一百五卷(原缺卷八卷九卷十卷十四)

〔明〕尹守衡撰
清刻本

.....

明史竊一百五卷（原缺卷八卷九卷十
卷十四）

〔明〕尹守衡撰

清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尹用平先生著

史竊

邑後學鄧尔正題

史竊序

顯皇帝之十年余與寶安

尹冲玄先生同舉於鄉迨通籍未幾同返
初服癸水榕溪之濱吾兩人歲一至焉至
則出所著撰互相商確一日余出彙史以
質先生曰此述古者也不敢作也彙之耳
先生亦出史竊以示余曰此誌今者也不
張序一

敢專也竊之耳歲月幾何先生躋大耄而
遊岱史竊梓成矣今

上之九年先生長公魁昌登賢書乃以史竊
屬序於余曰吾先子之志也余卒業唯唯
微子言余久已心許之其敢以耄辭夫史
難言矣古之爲史者數十家班固范曄當
時一以爲淺陋一以爲佻巧自漢而下有

不稗官晉齊諸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而

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是其疵處浩如烟

海雖更僕未易悉論其醇者則左氏與龍

門氏稱良史焉乃范甯謂左富而豔其失

也誣王通謂史之失自遷始曰記煩而志

寡噫二史猶不免於腹誹則言史於今尤

難之難矣雖然脩詞之軌多端立言之途

張序二

二

惟一述前者宜據信後者宜實謀始者宜
慎布言者宜忠史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
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
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
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四者失一不足
以訓矧并其四而失之勢必至於流綴溢
簡踏雜而不可以觀此又今野史之通弊

也余習先生久知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秘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扼塞之要法家比讞之言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一旦有慨於

張序三

三

明興幾三百年景化醞郁人文熙明凌躐近代追軌古初固宜勒之琬琰以垂不朽乃正史未舉積有年代於是取

歷朝典故及散見於諸書者出之以一人之筆探賾補漏提要鉤玄爲紀八卷志六卷世家十卷列傳八十三卷而紀志之闕者

法丘明以爲編年法子長以爲紀傳

總之右質而左文正疑而傳信務詳而忌畧崇雅而黜誣余見其紀事也邇其所可知非據乎言其所必覈非實乎疑之必闕非愼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惇非忠乎四者備矣分途別類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鄭夾漈有言

張序四

四

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斯言也微先生誰與歸昔班氏脩其父業而或者以野史間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俾續成史今先生之子孝廉魁昌文學兆昌玉如皆博物弘覽世其家學不日聯翩起讀中秘書聖天子坐白虎給筆札分局計畧出金匱石

室之闕合蘭臺之彥勒成一代大典吾見
先生之孟若季必以先生成書進且大闡
先生之旨以補先生之闕而成不朽盛事
九重萬幾之暇犁然有當於衷行將頒布中

外昭茲來許先生雖往有不往者存信乎
其書如日其道如山矣竊之云乎哉若余
之彙史卷帙浩繁殺青無日祇合付兒曹

張序五

五

藏之笥中以飽蠹耳余甚愧先生矣余甚
愧先生矣

崇禎戊寅秋日眷年弟張萱題於西園之
論世齋時年八十有一

史竊序

甚哉史學之難言也不挈其綱則漶漫無
章不釐其緒則挂漏難悉不勘覈一代真
精元氣榮鏡所在則人物臧否古今升降
禮樂刑政豐殺野僊形勢阻阨封疆壺橈
與夫山藪川浸土田墳廬之屬犁然悉備
猶思莫遜說鈴書肆之詆嫫維春秋一編

汪序一

六

文成數百其指數千獨覩義例龜準皇王
洵三代以還炳乎揭赫曦而行中天者佗
如龍門扶風平陽順陽永康鉅鹿輩非不
人成一家言以軌於春秋猶然燭火之於
日月迺範世貞教者輒舉吾鄉紫陽綱目
相提而論雖微言刺譏不謂盡符節春秋
其懷奉憲章匡豎一王大法眡春秋微指

蓋有非僅僅彼善於此焉者今伏讀冲玄尹先生史竊一編則又不禁憑今弔古之歎歎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手提三尺順應天人驅虜廓清鎮奠海岳以復士民冠履尤湯武弔伐後所不再覲者猗歟休哉且其閒關戰伐之餘壹惟寬柔彰信視聽從民爲己任而興

汪序二

七

滅繼絕舉逸征麾所指不遺餘力暨金陵鼎定首樹之教獨丁寧孝弟著爲六言而鐸振之煌煌天語至今戶說眇論直與布帛菽粟相終始此寧偈偈鞭長駕遠雄視中原履四海籍受九咳經者可同年語哉先生所撰著者凡八紀六志十世家八十三列傳各繫以論贊衷之大義特凜褒誅

翰寫論世知人之志討其原本庸詎提襲鈎玄采菲集榛爲振擢後人耳目計蓋已舉

高皇帝孝弟作人與

列聖闡繹光大釀爲父康者參伍錯綜互演篇端予是以深有感

明興二百年來真精元氣榮鏡宇宙孝弟

汪序三

八

所貽謀者遠先生揚扆鋪張教孝教弟垂千百禩者匪淺渺也間嘗厯選帝王易姓受氏崛起御六者多不及格表表若漢高宋藝祖亦不過三章約法重門洞開一二語而止孰與

高皇帝孝弟六言上與陶虞接夫三言固一言之匹也而六言實三言之匹也此卽是

精一此卽是執中惡在追宣父祖述與春秋憲章之遺更復有外斯編也乎於以配綱目而昭來許又何多讓焉往予先司馬嘗著爲講藝論有曰不班白語道失且自然諾非虛語先生謝仕三十年網羅昭代文獻局戶攬撫迄大耋始勒成此書致躋先司馬於文苑鼎足婁江厯下倘亦不謬

正序四

九

其班白之語也與予無似蒞莞也晚不及把先生臂猶幸獲挹先生令子孝廉文學三君講孔李之雅而諸君又皆褒然天祿國器今茲緒言自分無當先司馬更又何當先生猥云藉附不朽則予滋愧之矣皆崇禎己卯仲夏通家侍敎生汪運光頓首

拜撰

序

史竊凡一百餘五卷余同郡東莞尹先生之所著其曰竊之也者附於春秋之義也先生官止新昌令未嘗得居史職故惟以其所竊聞者爲史然而余嘗推之凡史家求其精當率古之不如今而朝之不如野余讀古史恆疑之如三皇五帝之號孔安

黎序一

十

國序書與易大傳異攷之家語若大戴氏得左右袒焉豈壁書固有據與班氏作古今人表其紕繆者如后夔豕韋范武子士會計然范蠡之類甚至一人殊出腐遷之書則堯舜世系殆不可以禮說夫名號姓氏且無絲質他何可問焉故曰述古之不如志今也且夫仲尼見聞傳聞是有遞異

若董狐者其可相繼得哉有如蔡邕則足人適惡之則是崔浩之酷可懲毋惑乎韓愈之所不肯爲也咸謂崔浩毀滅佛教致取其極韓愈不此之畏而史之畏觀於禁門喋血之事始有曲筆又豈若藏之名山以是爲是非之當哉故曰在朝之不如野抑余嘗聞之矣夫人著書多出于慨慷感

黎序二

士

激感而有不能以虛受人而言以情遷又非獨索米立傳者爲然也腐遷之津津於貨殖非乎其他同異立見聲影分聚無所無之余觀尹先生則有超然於中者爲廉吏不自嘆其爲不可既遂初服屠羅浮下大海之濱結集而偃息澹漠無營於世世亦鮮能知之者不以示人惟求可

頃余過會出而商之所闕三志一紀猶將有所覈也他如一二近事多有不可平爲耳目所熟得者且徐以俟之論定不肯稍涉好惡一附以見焉余故知是書之可傳而無媿也今先生逝矣讀其所爲自序使人感其爲意余會貽書於其子魁昌兆昌主如勗以遷談彪固比長公載成書來相

黎序三

士

與謀焉會余方衍易史未遑效少孫之筆夫以先生之爲書洵能成一家言其於通邑大都無容異議也今儒者讀書期知所興廢以爲懲法攷之往古若存若亡觀之當代庶幾信焉而其所以然之言未可信也誠如先生者豈有求於人人自求先生之書猶恐不可得則亦人自求先生之書

自得之而已矣先生三子若諸孫皆躬行
力學他日必有顯於朝以行先生之微言
者余以齒後先生半百餘歲然昔者一見
相知實深卒之日猶以離支一函詩數章
手書寄余且屬其子若孫曰夫人之可以
與言者吾得見其心亦已足矣慎毋以黎
子之遠而忘之余是以不辭而爲斯序豈

黎序四

十三

崇禎甲戌九月既望番禺黎遂球題

竊序

昔尼父不得志於時退而作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華袞斧鉞併行綦重已其言曰吾
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蓋當是時亂賊接踵大權
旁落魯又虛紀載之官故憂世者不得不
以空言維之非獲已也世之淺學眇識動

李序

十四

以其私意創爲一家之言冒昧前修眩惑
後學史學始難言之矣昔人有踐凌陰之
墟見蘂蘂而衣桁楊者或告之曰是皆世
之所謂南董者也恣情毀譽坐令淑者失
芳慙人爽臯帝實重厥譴焉要以相沿者
爲誤其望在前摹騁意詆譽其罪將爲誤
沿者之倡惡得無厚誅乎則又有云人之

向背亦顧其人其人而立心長厚居已鄭重其立言也無怙情無誣名或者感慨於令人而未蒙彰或者扼腕于狂且而實階厲誦讀有獲唱嘆隨之著爲話言以闡前人之所未聞又或厭統緒之無倫宜略者反累牘連章宜修者顧問寥章句於是哀集人與事以歸一以便觀者之綜稽若是

李序

圭

則庶幾矣 高皇帝驅逐胡元重滌中華之日月功高萬古德配三皇一時從龍皆名世之才善作善成美不勝書列聖相承代有太平之象然政久而隳法久而玩治亂相仍亦足備鑒戒二百年來業班馬者毋慮數十家惟鄭端簡曉吾學編與吾邑陳明府建通紀爲最然近代事

未之詳也余父執尹用平先生抱經世之志而不獲大售袖經綸之手掛冠而歸先生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留心於當代之典故當其容與林巒醴設之餘咸領志於史竊一書閱數十年而後成其所論著一本之司馬子長書成秘不以示人惟進余小子使讀之嘗曰子有千秋之志恒笑

李序

圭

晉書以下爲抄手宜可不商確毋爲孟堅頗謬之論也又嘗謂余學者以一人之心而是非進退一世之人欲斷乎無爽毫髮以立萬代之紀余弗敢望獨是究厥立言之旨匪以襲遠邇之稱以歲月之奢耳目網罟積月彌歲率異同至再至三以於此間嘗遇有美茲茲之地至情難

之夫子乃攝心以求之不勝困蹇而後獲
竊以謂不可脫畧若是也噫余之苦志惟
子知之嗟夫使先生牛刀得騁出其所學
盡試之兵刑禮樂於以彰善癉惡黼黻皇
猷其所就業甯止是乃不得見之實事而
徒託諸空言則貍虎之嘆古今傷之矣先
生之惇行於治躬也不窺乎緒餘於與人

李序

七

也不盡其不足其爲言也言其所明諱其
所疑議所不逮以勢踐之且也夢寐兆之
神明嘘之夫未有處心太虛而幷幪之下
常有遁其霄光者則史竊一書不特羽翼
春秋

高皇帝實式靈之先生既沒其子孝廉魁
昌文學兆昌玉如皆高才宏抱悉能世其

家學小子因相與較讐而付之梓使與遷
固曄壽焜耀寓下後之榮先生名者小子
且附青雲而搏其翼乎抑余尙有懼懼乎
容貌於墨藩者不與思博觀徒以可襲之
迹沿先生爲紗縠之視則過矣

崇禎丁丑同社通家眷姪李貞頓首拜撰

李序

六

序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史亦然文之明夷孔子之懼道盲而傳腐而記皆出憂患然在一身者僅焉耳以聖賢英傑而憂弱病剝所憂所患實在世運易援天以治人史理人以憲天易以陰陽分治亂史以脩悖定吉凶皆以憂患持世運故曰在一身者

戴序

九

僅焉耳以史多憤激而作固也但氣憤則病水激則旱憤激則不平不平則喜怒溢喜怒溢則予奪爽矣在爲一代之悖作史者多受天刑亦爲憤激言也所以憤激淺而憂患深憤激者僅一身而憂患者繫世運也憤激者或不能淑其身而憂患者遂以燕其子孫也哉

國家立隆鑠業磐以浩昌殷綸焯起視漢

西京不啻百十過之乃漢未百年而太史

公成一家言鋪揚鴻烈我

國家幾三百年所爲

實錄及

起居注者不過條奏升除事各一時人各

一手或視爲邸報一大滙不聞蘭臺之英

戴序

十

多董狐之直繫少憂患并不敢有憤激也至所以蒐羅而論斷之者如吾學編文獻通考憲章錄史料通紀不過四五公耳其得失俱可考也今讀冲立尹先生之史竊庶幾集諸公之成而微窺其憂患也先生以聖賢英傑之徒且有良史才而僅終於吾邑新昌令或曰新昌軹先生也不究

流或又曰新昌王先生也得肆大著書小
則曰新昌以憂患啟先生也而史籍以
成以一令之窮通爲憂患則亦一身之僅
焉耳直道而黜貞女諒諒夫高張一身
嬾庵焉往不得然可以觀世運則其憂患
者大而且切夫三百年之政治聲教亦屢
變矣開創之何以艱難中興之何以振作

戴序

王

晚近之何以墮窳陵夷無不犁然具備凡
所論斷而爲之想慕而爲之歆歔總有不
能釋於中者而進退予奪一秉於一王之
大法以不戾於中正之道昔夫子有志於
三代之英蓋要在從周先生之拜賜昭代
正深其皇王之想矣至三志一紀庶幾更
之闕文而見聞傳聞之微顯其詞皆發凡

氏家法信一代之鴻裁嘗慨我

朝之史居其官者未必有其才具其才者
或牽例而不克舉其職或遺佚而不居其
官今史在於野是名爲逸宜多憤激而先
生諸論皆以忠厚惻怛之意寄其憂患故
憤激之禍還受之身憂患之福食於孫子
今先生三子魁昌兆昌玉如克萬石之家

戴序

王

邊談彪固佇在天祿以世其史予先君嘗
辱先生特達茲拜先生之主見其子讀其
遺書竊以憂患一語相似質之先生族子
德鄰先生嘗爲柱下史亦謬以爲不誣也
頃何非鳴先生有事於新昌志將備載先
生之不朽讀先生自序不欲示人竊以并
州當名山藏然吾何以知先生非憤激也

先生至行清風漠然於世東莞之人士無不薰之有德者庶幾有言不然安測其與易之憂患同耶先生以竊取爲竊比夫亦竊古人之憂患乎

崇禎九年歲次丙子仲春之月豫章通家門下生戴國士頓首拜譔

戴序

三

東官尹用平先生以明萬曆間名孝廉出

宰江右之新昌未幾挂冠歸結廬羅浮杜

門却掃以著述自娛因見明興三百載未

有正史于是博稽典故披集舊聞著有史

竊一編自開國靖難至高后凡爲紀有八

百百官田賦至河漕凡爲志有六自中山

開平以迄靖難凡世家有八與夫宗室名

李序一

五

臣儒林循吏遺逸佞幸列傳八十有三閱

三十年迄年八十而書成久已刊布流傳

家珍戶璧矣閱六十年余不佞承乏茲土

自公之暇披讀全編不禁擊節而嘆曰嗟

乎作史之難昌黎已詳哉言之矣夫生乎

後世尙論前代猶不免于人禍天刑誣陋

靡巧之譏况以昭代之人而修昭代之史